

# 龙潭沟秋韵

◎李人庆(河南鲁山)



过了霜降,龙潭沟的色彩愈加丰富。龙潭沟在四棵乡正南,是自南向北绵延而来的两条山脉夹出的一道沟壑,山壮美,水灵秀,先平缓,后险峻,曲折蜿蜒,一步步引人步入佳境。

当一缕霞光从东边的山顶照射过来,龙潭沟就被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。山上山下,河流两岸,黄栌的叶片像是燃烧的烈焰,一簇黄栌就是一堆篝火。漫山遍野的栎树叶也由绿变黄,再变红,红黄绿交相辉映,像是穿上了嫁衣。

路的尽头,一条悬在半山腰的水渠,像一根游走的丝线,淙淙流淌着一渠清水。那是“农业学大寨”时村里在半山腰的石壁上凿出的一道灌渠,渠水四季不断,滋润着下游的万亩农田。

此时,脚下已不再有路,石砌的渠就成了行人的通道。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尺余宽的渠帮之上,一边是陡峭的石壁,一边是丈余深的河谷。仰望,群山苍苍,层峦叠嶂,五彩斑斓;低头,怪石嶙峋,河水蜿蜒,波光粼粼。柔韧的藤条从头顶垂下,灌木的枝丫在身边摇曳,各色叶子交错着,红绿相间,紫黄交融,伸展过来的枝条会在不经意间拂上你的脖颈或脸颊,像是着意亲近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沿水渠踽踽而行,一座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,与峡谷两岸聚拢过来的峰峦融为一体,头顶的天就显得小了,远远望去,流水也突然不见了踪影,只有“轰轰”的水声在峡谷里回响。

峰回路转,顿觉凉气扑面而来,眼前也豁然开朗。一挂百米高的飞瀑,从两山的夹缝里腾空而下,像一条练带,攀岩走壁,悬挂在光滑的石壁之上。虽是深秋枯水季节,没了夏季飞雪卷雾、雷霆万钧之势,但依然飞珠溅玉,震撼人心。此潭名曰“缸口潭”,三面皆为陡峭的花岗山体,石壁如削,一汪碧水汇聚在圆形的石潭之内。那清冽的泉水似乎不愿在幽深狭窄的石潭里过多停留,翻卷着洁白的浪花急切地奔涌而出,在接近下一个石壁的地方,一部分流进人工开凿的水渠,更多的则再次飞身而下,汇入另一潭碧水。

龙潭沟由簸箕潭、缸口潭、龙潭组成。簸箕潭在最上游,静谧,清幽,因形似簸箕而得名;缸口潭地势险峻,壁立千仞,只可远望,不可近前。最下方的龙潭白沙碧水,静若处子,不时有鱼儿悠闲地往来。在水潭正前方,一座同样陡峭的山峰挡住了去路,潭水在此折身向北,一路奔向清水河,最后注入大沙河。

这一高一低两潭碧水,一个热烈奔放,一个恬静幽美,倒映着人影山形,辉映着蓝天白云,还有悬崖上五彩斑斓的灌木丛。放眼四周,峰峦交错,嵌入石缝的杂木、荆棘,叫不上名儿的古藤野草,或火红,或金黄,或浓绿,勾勾连连,丛丛簇簇,左看,右看,都像一幅画。

在龙潭的出口处,一块酷似船形的巨石横亘在怪石嶙峋的河边,东侧半山腰有一巨石,色微红,状如龟,无头,当地

人称“老鳖石”。美丽的地方总会生长出美丽的故事,关于这些奇特的景观,也有着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。

传说当年龙女出游,遣一夜叉巡视,偏一砍柴的李姓老汉躲在树荫下歇息,粗心的夜叉没有发现。当两个夜叉撑着一只花枝招展的小船,一位天姿国色的妙龄少女端坐船头尽情嬉戏时,有哮喘病的李老汉一声咳嗽,惊得龙女花容失色,撇下游船,匆忙回宫。听完禀报,龙王大怒,当即斩杀了巡视的夜叉。是夜,电闪雷鸣,暴雨如注,龙潭沟洪水泛滥,沟满壕平。及次日,洪水消退,龙女乘坐的游船化成石形,被斩首的夜叉则变成了一只无头的乌龟,悬在河边陡峭的悬崖之上。

龙潭沟是美的,美在天然,美在质朴,四时皆宜。且不说春天的山花烂漫,只那红白相间、开满沟谷的油桐花,就把这里装扮成了童话世界。还有那夏日的清凉,冬日的洁净,无不让人流连忘返。近年来,随着“龙潭花溪”民宿项目的开发建设,这里的游人愈来愈多。

此时,冬将至,秋未去,阳光暖暖的,头顶那方蓝天悠然游牧着几朵白云,四面的山峦流光溢彩,坐在当年龙女的游船上小憩,看飞瀑流泉,听水声轰鸣,飞珠溅玉般的潭水随轻风飘来,多情地洒落在发上和眉梢,不知不觉中,也就醉了。



# 又见菊花黄

◎曹中贵(河南鲁山)

“立冬冬,藏果果,藏个窝瓜能长锅,藏个红薯饿不着,藏个枣子满嘴甜,藏个蛤蟆不唱歌。”

“立冬冬,菊花黄,满山摇曳满山香。小小儿郎快起床,光着脚丫进学堂。”

小时候,一到立冬前后,娘就哼着歌谣,一边用粗糙的大手把我从破烂的被窝里拉出来,一边帮我穿上又宽又大的补丁衣裳——那是姐姐实在穿不成了却又不舍得扔掉的衣裳。

现在想听娘的歌谣,只能在梦中了。儿时的小院早已荒芜,院墙受不住风雨的侵蚀,塌了一截。屋顶上黑色瓦缝里拱出一棵拇指粗细的臭椿树,那是邻居家那棵大树撒下的种子,也许是鸟雀嫌弃籽实的味道不好随口吐下的吧?灰色的瓦松寂寞地在风中摇摆,花喜鹊落在柿树枝头,朝着红灯笼一样的甜柿“噗、噗”啄几下,扭头看看没人,美滋滋地叫几声。那一棵歪脖子枣树倔强地挺立着,树梢高处的几枚红枣铃铛一样在风中叮叮作响,可是在怀念那根长长的、一头裹着红布的打枣棍吗?

残门锈锁久不开,灰砖小径覆干苔。无名枯草侵满院,一股辛酸入喉来。如今,我也早成了呼儿唤女的人了。

“为什么要藏起来呢?蛤蟆为什么不唱歌了呢?”“为什么要光着脚丫进学堂呢?”每当我学着母亲哼起歌谣时,儿子总仰着小脸好奇地问。那时女儿还小,听到我唱歌,就拍着白净的小手嘻嘻地笑。

“立冬呀,就是要把打下的粮食收藏起来,不要让小老鼠吃了。”

“有的小动物冬天怕冷,要藏起来呢,所以蛤蟆就不唱歌了。”

“我小时候上学跑得远,山路上都是石头疙瘩,鞋底子磨了洞,鞋帮子咧开了嘴,跑不快,害怕迟到老师不让进教室,只能拎着两只鞋光脚跑了。”

每次我都绞尽脑汁找答案,儿子却好像没听够,只要我哼唱这首歌谣,同样的问题,每次都问。

等到儿子不问了,女儿又开始问为什么了,不过我不用回答了,儿子装出很有学问的样子讲:“有的小动物呀,忙了一年,累了,冬天冷,它们要休息了,这就是冬眠,所以蛤蟆就不唱歌了。”女儿便恍然大悟似的拍起手。

读了高中的儿子是勤奋的,他是从农村学校选拔到市一中的。那年立冬正值周末,我心血来潮,想知道儿子的学习情况,吃罢早饭就戴上头盔,把妻子包的饺子小心地用小棉被裹了一层又一层,骑上摩托车,前往市一中。

山路上,小小的野菊花在微凉的风中无拘无束地盛开,风里透着缕缕清香,那是无数小生灵在欣喜地炫耀生命的璀璨。我赶到时已



近中午,阳光暖暖地照进教室,几个没有回家的学生正专心致志地学习。我喊了孩子,把饺子交给他。他边吃边说:“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你唱的‘光着脚丫进学堂’了,其实正是因为进了学堂,才知道光着脚也会全力拼搏的。”

今年秋天,孩子高校毕业,选定工作后,我俩在家乡的山坡上随意走着。“园林尽扫西风去,惟有黄花不负秋。”放眼望去,田间地头,岭上岭下,一丛丛、一簇簇野菊花把空旷的山野涂抹成一片金黄。碧蓝的天空,南飞的大雁跨山越河,抵达它们向往的地方。

“爸,咱俩一起唱唱我奶奶教你、你又教给我的歌谣吧!”

“好呀。”我扯开喉咙唱,“立冬冬,藏果果……”

唱着唱着,我想起了故去的爹娘,想起他们把放干透了也舍不得吃的白面馍压碎,用热水泡泡,撒一些白糖,搅搅喂我嘴里的场景。于是,风里除了花的香,多了一丝哀伤。

# 高龄秋裤

◎李秀芹(山东淄博)

我坐着择菜,脚腕处露出一截秋裤,女儿惊呼:“这老古董您还穿呀,有快20年了吧。”我算了一下,说:“20年零一个月。”

“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?”

“这件秋裤是你参加工作后,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从城东拐角处那家老百货大楼买的,花了38元,天鹅绒的,质量非常好,穿上顶一件薄毛裤。”

女儿让我别穿了,说再给我买一身保暖内衣,我立马制止她。我的秋裤还有好几条,而且这条秋裤虽然裤裆补了好几次,裤腿处也修补过,但还能穿呢。

这件秋裤是女儿送我的第一件礼物,陪我走过了多个秋冬,已被时间打磨出了包浆,也和肌肤有了默契,更加柔软细腻贴肤,像个老朋友,穿出了感情。

秋裤,对我们那代人来讲,真是奢侈品。童年和青年的记忆里,因物质匮乏,我根本没有秋裤穿,都是光腿穿棉裤。记得那年秋天大姐结婚,婆家送了她几块棉布头,母亲用布头拼接起来,给我做了一条衬裤,让我套在里面保暖。我穿上后像穿了棉裤,“热得”受不了了,便脱下来送给母亲。母亲看穿了我的心思,说她干活多,白天忙起来一刻不得歇,秋裤更穿不住,让我留着冬天穿。

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秋裤也与时俱进,料子、样式层出不穷,但年轻人还是不愿穿。大冷天,常见路上的学生穿着改短的校服裤子,露出一截脚踝。我们那时为没秋裤穿发愁,如今孩子们有秋裤也发愁,因为父母、老师都催着穿秋裤。这种“愁”,多么幸福呀。

现在流行极简生活,像我这种不舍得丢弃旧物的人,一不小心还时尚了一把。物质丰盛的今天,我们还选择节俭过日子,是岁月赐予了我们特殊的消费观,更是因为每一件旧物都有故事,都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情感。